誰許他們一個祝福？

靜遠

踏入年初，每間學校都要向特區政府教育局上報本學年的離校學生數字，以及新學年預算的班級結構，大家都關心來年學校的規劃。

不久，一份份的新生轉介自教育局接踵送到我的檔籃裡，數目愈多，便代表來年的開班數目愈漸明朗。

可是，我的心卻被這些個案所感觸。

這紛至沓來的轉介，上面滿載了一個又一個家庭的希望失落的故事。

這些父母從沒想過會親歷以往以爲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

「孩子該要學走路的時候還是軟綿綿的癱了下來。

該要叫聲『媽』的時候丁點聲兒都沒有發出，連『哭』都是無聲無息的。

該要回應父母的擁抱時眼神接觸都沒一個。」

「爲什麼我的孩子會這樣？這是頭生的啊！生孩子誰家不喜歡呢？可是……我的孩子並不一樣，爲什麼？」

訪遍一個又一個醫生與專家，耗盡原本已不豐裕的積蓄。

兜轉於一個又一個政府部門之間，在等候消息的長廊上所收到的都是一份又一份把父母的心推向絕望邊緣的報告。

「是的，孩子是嚴重智障的。」

「是的，孩子是有自閉傾向的。」

「是的，孩子這輩子都不會走路了，甚至餓了不能自己吃。」

這逐漸明朗的診斷把多少父母的希望粉碎！

有些父母承受不起，互相怨懟，甚或分離。

有些默默承擔。既沒選擇，惟有前行。

於是，有些孩子成爲家庭的重擔，卻總有些可以成爲家庭的祝福。新生家訪讓我們有機會走進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居所。

有些條件匱乏，有些因爲要防止整天到晚不能停下來的孩子東歪西倒而「家徒四壁」。有的擠擁地遍置孩子的復康設備，一個本來尋常的家庭，卻棲身於一個不一樣的家居環境。

熱熱鬧鬧的團隊家訪，同工都對孩子滿懷興趣。一張張如同天使般的面孔，教人如同見到初生嬰兒般的興奮熱烈。

社工與孩子的媽卻悄悄退在一角談話，媽媽開始眼眶噙淚，話聲漸低。那是一個家庭長達六、七年的曲折經歷啊！還有以後的日子，一下子，該從何說起?!

「長得多好看，眞教人心疼。」

「受不了，有想過不要他！」

「外婆仍問爲何孩子還不會走路?!」

「醫生說孩子不可能長大了咯。」

「是我把他帶來這個世界呢……」

「將來我年老了，孩子怎麼辦？」

前面的路要獨個兒陪着孩子走，實在茫然。雖說孩子可以入讀寄宿學校，但前面還有漫長的一生。

我們若以人的既有標準來看「完美」，便不可能明瞭天父爲何容許他的創造並不「完美」，也不會理解他爲何要讓有些人要走不一樣的路，還要流更多的眼淚。

最近從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牧師的一篇題爲《殘障與心靈的提升》，讀到這樣的一段說話：

上帝讓這些殘障的生命存留於我們當中，為的是要使他們成為我們的祝福。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見到另一種看事物的視域……只要我們堅忍持續澆灌，那殘障的心靈可以開出一朵美麗的小花，把上帝內藏其中的「藝術」展示出來。

啊，我願意也這樣相信，讓我們雙手戰戰兢兢地接過一個又一個祝福，爲能參與這「祝福工程」而感恩，努力開墾，把上帝內藏於孩子心中的豐富呈現出來。

殘障的身體盛載的一顆清心最能讓上帝的聖靈運行無阻，讓我們以不一樣的眼光來看「殘障」，將這在人間看來是詛咒化成一個又一個祝福。

（作者係香港資深特殊教育工作者）

吉皮烏斯的詩

羽鴿昂

幾年前，北京《讀書》雜誌一位編輯得知我喜歡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歌，向我建議，何不寫寫吉皮烏斯（一八六九——一九四五）呢？我當然願意寫這位傑出的、不可多得的女詩人，可是我對她的宗教背景難以把握，就一直沒有動筆。我也在閱讀俄國宗教哲學家的一些著作，希望找到其中的眞諦。

但讀了別爾嘉耶夫的《精神王國和愷撒王國》後，發現裡面宗教的色彩其實較淡，他討論的都是哲學的頂尖問題。舍斯托夫的《在約伯的天平上》也是這樣，討論的是文學的頂尖問題。而我看得津津有味的，學到的，居然是舍斯托夫過於華麗的文風。

我知道，我讀、談吉皮烏斯，不是因爲她與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走得太近，常在一起討論一些問題；也不是因爲在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裡，她十分傑出但又不常被人提起；更不是她的同時代詩人勃柳索夫不知在什麼時候說過的一句話：「吉皮烏斯女士屬於我們最傑出的藝術家之列」，而是她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詩句的構成，因爲這點使我困惑不已。像下面這首《無題——給伊·伊·曼奴辛》，我多次忽略過去，一直未意識到它的存在：

什麼都不會實現。／而我相信。／處處是毀滅，／而我仍在期待。／人人在欺騙，／而我愛。／周圍都是不幸，／可快樂會來。／歡樂已經很近，／彼岸會成為此岸。

究其原因，詩句過於樸實，就像隨手記下的幾句話，也沒有詩歌慣有的景色點綴和鋪墊。可是，在這首詩裡，她所有的句子都平淡無奇，卻在突然之間大放光彩：「處處是毀滅／而我仍在期待」，「人人在欺騙／而我愛」。這種對比，一下提升了人的感情。可是，要做到這點，實在太難，因爲這不是技巧問題。

另一首題爲《無力》的詩也是這樣，只不過使用了矛盾手法：「我不知道該反抗還是該屈饒，／我既沒有勇氣死，也沒有勇氣生／上帝離我很近——我卻不能祈禱，／我渴望去愛——又不能付出愛情。」所有這一切，都值得好好想一想，爲什麼會是這樣。

吉皮烏斯的詩句中出現很多像審判、憐憫、上帝、懲處、神性、祈禱、靈魂、末日等字樣。而且吉皮烏斯也將自己看成是一個「渾身被血與火所籠罩／將受到焚燒、針孔和刀絞／殷紅的炭木擱上心頭／鮮活的肉體在燃燒」的「女受難者」。儘管如此，我覺得還是應該忽略吉皮烏斯的宗教背景。因爲對於詩人來說，詩歌才是最好的歸宿，才是自己的宗教。何況詩歌並不普惠衆生，它的向美要比向善更多一些。當然也不是一概而論，就像下面《歌》這首詩，指向不明：

我的窗口開得眞高，／開得眞高。／我只見天上晚霞映照，——／晚霞映照。／天空看來蒼白而空寂，／那麼蒼白，空寂……／它對我淒苦的心不抱憐意／它不會抱憐意。／唉，哀傷欲狂的我漸漸死去，／我漸漸死去，／我追求的是我所不知的東西，／不知的東西——／這種願望不知來自何方，／來自何方，／我的心哪，一心把奇跡嚮往／嚮往！／但求出現奇跡，這奇跡不曾有過，／從不曾有過，——／蒼白的天空已經向我許諾，／它把奇跡許諾，／但我無淚地哭，哭許諾的虛謬，／這許諾虛謬……／我所需要的，世界上沒有，／世界上沒有。

總算是從景色漸漸過渡到內心，可這內心並不平靜，它劇烈波動着，層層推進，一環緊扣一環，心中的苦痛呼之欲出，而詩句的每一次重複，都加重了這種感覺。順便說一句，上面所引《歌》的譯文是飛白教授所譯，當年，他在課堂上向我們講解馬雅科夫斯基的《夜》等作品，使我們在一九八一年就接觸到未來主義，也就是白銀時代的詩歌，眞是難得。

我想，讀了吉皮烏斯的詩後，至少可明白一個道理：好的詩人是有信仰的，這信仰就是詩歌。

追憶羅京

李景賢

人與事

今年六月五日一早，羅京剛過完四十八歲生日（五月二十九日），就被折磨他十個月的病魔奪去了生命。他的早逝，引起了我對一件往事的追憶。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此訪由中聯部負責組團，我和外交部另外四位同事跟隨江總書記出訪，做一些具體工作。央視新聞聯播主播羅京也隨團做電視報道工作。當他知道我是外交部主管蘇聯的官員（時任蘇歐司副司長）後，懇切地對我說：「我不下幾十次跟隨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做電視報道工作，每次都由外交部組團。在工作空隙，總要找外交部的同志聊聊，以便多了解一些往訪國的具體情況。希望您得空時，也能跟我多聊聊。」羅京當時風華正茂，其聲音渾厚凝重，極具穿透力；播音流暢，有如行雲流水一般。我對他說：「我與全國億萬電視觀衆一樣，是您的崇拜者。能與您聊天，感到很榮幸！」又說：「從廣義上說，咱們是同行。」我見他有點不解，便說：「我搞外事工作，您從事外事報道，咱倆搞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外交！」他聽後興奮地用力握着我的手，抑揚頓挫地說：「好啊，原來咱倆是同行！」

羅京（一九六一——二〇〇九）

在訪問過程中，他常與我同桌用餐，邊吃邊聊；代表團參觀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時，他與我顧不上看展品、聽解說，跟着大隊人馬一邊走、一邊聊，聊了將近半個小時。他問了我很多，我也問了他不少。

在交談中，我對他說：「您是四川人，雖是廣院的高才生，但普通話說得如此純正，還是讓我和許多人吃驚。」他說：「我祖籍重慶，但是個北京人，生於斯，長於斯，大概也會死於斯。」我說：「有這麼一種說法：在央視新聞聯播主播中，男有趙忠祥、羅京，女有邢質斌、李瑞英……」他即刻打斷說：「您可千萬別這麼說！在央視主播中，趙忠祥老師是位王者，我才到而立之年，是電視主播大軍裡一名新兵，根本就不敢望這位王者的項背！」我問他最佩服趙忠祥哪一點，他不假思索地說：「處理生稿的能力。」他見我不解，便進一步解釋：「每晚的新聞聯播，目前仍然採用錄播，而錄播離播出的間隔很短。生稿有兩種，一種是在錄播前不久才拿來，主播一般可以看上兩三分鐘，只溜上一兩眼就上鏡的情況也有；另一種是在錄播過程中拿來，由工作人員躲着攝像機鏡頭把稿子送到主播手中，有時乾脆就把稿子拋到那個不在讀稿的主播身旁。」我一聽就感到驚訝，問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該如何處理。他說：「全憑主播本人的底功，這叫『童子功』。從認出生僻字，到讀句流暢，再到播出感情，這都發生在分秒之間，一個主播本事的大小，立馬就會暴露在億萬電視觀衆面前。而在這方面，趙老師的本事大了去啦！」我問：「在新聞聯播節目組您這一代主播中，在處理生稿的能力方面，有沒有人能趕上趙忠祥？」他有點猶豫，一會兒說「這也不一定」，想了想又說「大概還沒有」。我問：「在處理生稿方面，您有無出過錯情甚至洋相？」他爽快地答道：「不老少！什麼字你都認得呀？隨嘴隨念，哪能都讀得很流暢？最慘的是讀手寫稿，在有的稿子上，用黑筆改、紅筆塗，一看腦殼就發懵。」我問他，讀生稿如果遇到不認識的生僻字時怎麼辦，他擠了擠眼說：「那還不好辦！『當機立斷』，『蒙混過關』。」我說：「聽說，主播念錯一個字要罰五塊錢。」他說：「你的消息還眞靈通！」我又說：「在處理生稿時出錯，罰得會輕一些吧！」他哈哈大笑：「還罰哪，每念一次生稿，得掉幾斤肉！」

我問羅京，趙忠祥對付生稿的「絕活兒」是怎樣「煉」成的。他說：「首先靠刻苦學習。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幹我們這一行的，都隨身帶着一本《新華字典》，一有空便拿出來翻一翻，記上幾個生僻字，這些字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派上用場。博聞強記，厚積薄發，是幹好我們這一行的首要秘訣。」據羅京的同事介紹，《新華字典》已經讓他給翻爛了好幾本。

羅京對蘇聯極感興趣，「問」興很大，一有機會就向我打聽：莫斯科有何特色、列寧格勒有什麼中國情結、俄羅斯人爲何這樣愛喝伏特加酒、幾粒黑魚籽的蛋白質是否眞的能頂個雞蛋……他特地提出個要求：要講得形象、生動，一聽就能入心入腦。他還讓我講點俄羅斯民風、民俗，教他些俄羅斯諺語、俗語。我講了莫斯科的四個「八百」：八百多年歷史、八百多萬人口、八百多平方公里領土、地鐵日載客量八百多萬人。關於列寧格勒，我講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說它當年實際上只放了幾響空炮；還講了地誌博物館，說那裡的大棺木、小窩頭和空茅台酒瓶，盡顯中國特色。羅京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的。

央視新聞主播隨訪的苦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有一次用晚餐時，羅京一連四次被「請」出去，吃起來斷斷續續的，哪能有什麼滋味，可他卻說：「今晚總算逮了個機會吃頓飯。」又說：「老闆常搞『突然襲擊』，動不動就把我拉去幹這幹那，一天能吃上一兩頓飽飯，就謝天謝地了。」有一次，我們一起在餐廳才坐下，他便讓人給「請」走了。走之前，他攤了攤手，無奈地說：「我們這一行，與你們那一行一樣，『不是人幹的』！」接着，他拉了拉我的手，笑嘻嘻地說：「剛才開了個玩笑，咱都是搞外交的，喜歡幽默。」

羅京二十二歲進入中央電視台工作。二十四五年來，他每隔一兩天便於晚上七點零分十七秒與海內外億萬同胞「見面」，直到去年八月三十一日。這位著名的新聞主播當時已病得很重，他感到來日無多，做了一段化療後，便特意選擇身體狀況比較好的這一天，向海內外的父老鄉親深情「謝幕」。從這位飲譽海內外的「國嘴」、「國臉」身上，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他那「光鮮」的一面，卻鮮有人知，這種「光鮮」是靠刻苦學習、反覆磨練、歷盡艱辛乃至種種犧牲托起來的。正像十八年前我給他講過的一句俄諺所說的那樣：「如若不下苦功夫，連條小魚兒也休想從池塘中撈出！」

連日來，與朋友們見面，話題總離不開羅京。有位年輕朋友說：「我是聽着羅京的聲音長大的。」一位老朋友悲傷地說：「又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大家都說：「令人惋惜的是，今後再也聽不到羅京的聲音了。」不過，這位中國主播精英那熟悉的「京」音，將永留人間！

（寫於二〇〇九年六月上旬）

匯款之始：唐代飛錢

陸茂清

文化經緯

近代以來，郵政匯款已風行世界。因郵政業首創於西方，是列強入侵帶來的副產品，有人遂以爲匯款這一行當也是西洋風東來。實際上，早在唐朝中期，我國就已有了這種匯兌方式，當時稱之爲「飛錢」，也叫「便換」。

唐王朝的建立，開創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京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商賈雲集，市行遍布，店舖櫛比鱗次，南北東西的商人攜帶各地特產，趕赴長安經銷，然後帶着銷售得來的錢返回原地，採購了貨物再來京師做生意，就這樣往復奔波。

生意人的本利數額巨大，帶着大批銅錢上路，笨重又體積龐大，非得車載馬馱，旅途辛勞可想而知，而且擔驚受怕，若遇盜賊，弄不好人財兩空！據此一些商人想了個辦法，請看《新唐書・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進奏院，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得取之，號曰『飛錢』。」

「飛錢」的具體操作是這樣的：

其時，各個「道」（唐代地方行政區）在京師都設有名爲「進奏院」的機構，其職責是呈交奏章、傳遞文書、交納賦稅等，如同現在的省、市駐京辦事處。商人把錢交給「道」設在京都的「進奏院」，「進奏院」接受後，當場填寫一式二份票券，票券上載明交錢人的姓名、錢款數額，以及取錢機構的名稱，地點。票券的一份交給商人，另一份由「進奏院」收執後，着專人傳送本「道」的取錢機構。

商人輕裝登程返回本「道」，「合券乃得取之」，就是至取錢機構出示票券，經辦人核對二份票券相符後，將錢如數付給。

進奏院接受商人的錢，並非全數押運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道」向朝廷交納的賦稅中：「道」應交的賦稅，也就用不着全數運往京都了。這樣，安全而外，又免去了諸多麻煩與勞頓，誠如《國史舊聞》卷二十九「飛錢」所云：「商人納錢京師，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納錢中央，可省轉搬之勞。」

元和七年（公元八一二年），唐憲宗下令，飛錢業務由朝廷的戶部，度支，鹽鐵三司統一經營，收取手續費，定每飛錢一千貫（一貫一千文）付費一百文。

飛錢的出現，免去了攜帶巨款長途跋涉之苦，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其匯兌形式，諸如一式二份票券、填寫項目、甲地交款乙地取款，交款與取款手續，與近代以來的郵政匯款基本相同，名副其實匯款先河。

保持懷疑

言止善

如是我見

不只一位學者強調過，保持童心是重要的。童心，就是良善之心，好奇之心，懷疑之心，人類社會裡不少美好的東西都是從童心開始的。

面對剛步入學校的孩子，該說什麼話？也就是第一課，該有什麼內容？有一位名叫凱斯特納的德國人在他的《開學致詞》中講道：

「不要把教師的講台看作是皇帝的寶座或是傳道的講壇！老師坐得高一點，不是為了你們向他祈禱，而是為了使你們彼此看得清楚些。老師不是教官，更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他也不可能一切全知道。假如他裝着知曉一切的樣子，那麼你們寬恕他好了，但不要相信他！相反地他若承認他不是一切都知道，那麼你們應當愛戴他！因為他是值得你們愛戴的。還要說的一點是：老師不是魔術師，而是一個園丁。他可以扶育和培植你們，但成長全靠你們自己！」

這樣的開學致詞我可沒有聽到過，不曉得你聽過沒有？這位凱斯特納談到教科書時也取同樣的態度：「不要完全相信你們的教科書！」「今天的戰爭已經不是教科書的詩中描述的那種戰爭，不再揮動長劍，不再使用閃亮發光的胸甲。對於這一點許多教科書裡還沒有足夠的說明。」他提醒學生，教科書裡講「勇士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勇猛的。請你們不要相信它，也不要去學。不然，當你們走進生活時，會感到特別驚訝。」

在我們不少人看來，這位凱斯特納向小朋友所言，似乎有些「出格」，但仔細想想，卻的確是長者對後學的一番忠告。我國傳統教育裡雖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的說法，但將懷疑精神作爲入學教育的第一課，向一年級小學生宣講，的確不多見。

我國經歷過漫長的封建社會，那個社會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懷疑曾被認爲是大逆不道。如此境況裡，皇帝本人也會成爲一個不能健康思考的人。一七九二年，英國人馬戛爾尼率一個九十人組成的使團拜見乾隆。英國人帶來了最新的發明：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還有英國當時最大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乾隆卻認爲「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這些東西不過是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更荒唐的是，有位名叫楊光先的大臣，聽到西方人講大地是個球之後竟散發文章說：「若四大部洲，萬國之山河大地，是一個大圓球……竟不思在下之國士人之倒懸……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如今，對於像楊大臣這樣只相信自己狹隘經驗的「有識者」，小學生也是會要噴飯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不僅可以喜愛林林總總的科學發明之器，更應當推崇科學發展之道。科學發現始於問題，而問題是由懷疑而產生的。因此，懷疑是創造性思維的開端，懷疑是科學進步的徵兆，懷疑精神是科學家最可貴的素質之一，有條理的懷疑屬於現代科學的主要精神氣質。請保持「有條理的懷疑」吧，並且從做小學生開始。

遊少林寺要看什麼？

文佳

天南地北

世人遊少林寺皆爲少林武術與天下第一名而去，看時走馬觀花，再加上導遊蜻蜓點水般的解說，遊完少林寺之後，遊者並不能悟多少眞諦。河南古建專家崔京華說：「少林寺能保留到今天，十分不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面臨數次浩劫，對現代的人來說，少林寺現存的古建築是遊客最應該看的內容。」

現年七十歲的崔京華見證了少林寺從困境走向繁榮的全過程。崔京華作爲河南省古建築保護隊的負責人，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就與少林寺結下了不解之緣，也與前任方丈、住持交情甚好。崔京華認爲，少林寺記載了一千五百多年來少林高僧們的道行、功德和寺院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同時也給華夏文化發展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任何到少林寺者想要有所得，得會看，而不是走馬觀花，到此一遊而已。

崔京華表示，最受世人關注的應是少林寺山門，山門應作「三門」，現少林寺三門，係清雍正十三年（西元一七三五年）敕修時所建，一九七四年重修。正門上方橫懸長方形黑底金字匾額，是康熙四十三年（西元一七〇四年）御題頒賜。

其次是少林寺內的諸多碑刻，不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都有很高的書法價值。武則天撰文的《大唐天后御製詩書碑》，日本僧人邵元所撰的息庵禪師道行之碑，反映了邵元和息庵禪師之間的深厚情誼和古代中日人民的友好關係。

少林寺現有各類碑刻二百零四方，其中慈雲堂內集中陳列有北齊以下碑石計一百二十四品，北齊《少林寺碑》、唐王知敬（書）的《大唐天后御製詩書碑》、宋蔡京（書）的《面壁之塔》、米芾（書）的《第一山》，元趙孟頫的《裕公碑》、明董其昌（書）的《少林禪師道公碑》等名碑皆列其中，實爲一座豐富的書法藝術寶庫。

位於少林寺院西約三百米處的塔林及寺院內的周轉散落的佛塔，也是到少林寺觀光必看內容。少林寺周圍及塔林現存自隋以來各代墓塔共二百四十九座，其中隋舍利塔一座，唐塔五座，宋塔四座，金塔七座，元塔四十三座，明塔一百四十一座，清塔十四座，加上年代不清的殘塔和塔基，面積達一萬四千多平方米，爲中國最大的塔林。

這些塔的造型多姿多彩，按層級分，有單層和多層，最多層級爲七級，最高達十五米；按平面形狀分，有正方形、長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和圓形等；大多數是用磚石砌成，亦有用整石鑿製而成。塔體上往往刻有精美的圖案和浮雕。幾位有較大影響的高僧塔邊，還專門樹立碑石，詳細記載塔主的生平事蹟。因此，少林寺塔林，不僅是研究中國古代磚石建築、書法、雕刻的藝術寶庫，也是研究佛教史、少林寺史非常珍貴的資料。

接下來便是少林寺內的諸多壁畫。千佛殿內東、西和北牆上所繪的彩色壁畫「五百羅漢朝毘盧」。畫面以山水雲氣作底襯，並將五百羅漢區別爲上、中、下三層，畫中羅漢，有的降龍伏虎，有的持缽顯法，有的高談闊論，有的朝覲上尊。形象生動、姿態各異，栩栩如生。而白衣殿位內繪有少林拳譜壁畫，是少林功夫縮影。南北山牆畫有少林寺和尚演武的場面。北牆繪寺僧徒手搏鬥圖共一六組，這些畫面深切地再現了古代少林拳的風姿。